

重读杨开慧托孤信:

# 文字情真意切, 如泣如诉



杨开慧母子



杨开慧托孤信手稿

一弟: 亲爱的一弟!

我是一个弱者仍然是一个弱者! 好像永远都不能强悍起来。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, 我颤抖而寂寞! 在这个情景中, 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我的依傍, 你如(于)是在我的心房里, 就占了一个地位。此外同居在一起的仁, 秀, 也和你一样——你们一排站在我的心房里! 我常常默祷着: 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呵!

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——唉, 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! 说到死, 本来, 我并不惧怕, 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。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, 我有点可怜他们! 而且这个情绪, 缠扰得我非常利(厉)害——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! 我决定把他们——小孩们——托付你们, 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, 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, 而且他们的叔父, 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。倘若真的失掉一个母亲, 或者更加一个父亲, 那不是叔父的爱, 可以抵得住的, 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, 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, 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!

这一个遗嘱样的信, 你见了定会怪我是发了神经(经)病? 不知何解, 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, 好像自死神那里飞起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, 把我缠着, 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! 杞忧堪嗟, 书不尽意, 祝你一切顺利!

这是杨开慧 1929 年 3 月写给她堂弟杨开明的一封信。文字情真意切, 如泣如诉, 充满无尽的思念和忧伤。写这封信时, 她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丈夫的音讯了。

1927 年 8 月底, 毛泽东告别妻儿, 离开长沙去安源部署秋收起义, 杨开慧则带着 3 个孩子到距长沙市 110 华里的板仓老家开展地下斗争。别后的日子, 夫妻二人各自处于生死险境, 彼此惦念牵挂, 却难以取得联系。

9 月 8 日, 毛泽东途经浏阳张家坊时, 被团防局的“清乡”队抓住。在被押送去死路的路上, 他机智脱险, 死里逃生。9 月 9 日, 秋收起义爆发。10 月, 毛泽东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。

井冈山在板仓的东南面, 仅数县之隔, 却因“清乡”团的“铲共”活动而路途险恶。毛泽东上山后, 用暗语给杨开慧写过一封信, 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, 现在好了, 兴旺起来了。杨开慧收到信后激动万分, 立即回信。然而, 很快长沙到井冈山的秘密交通被敌人切断了。杨开慧曾多次寻找湖南省委, 因省委数度被破坏和搬迁, 一直联系不上。杨开慧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屡“剿”“朱毛”却总不成功的消息, 既受鼓舞又很担心。

当时, 长沙、武汉乃至全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, 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。1928 年春, 夏明翰、郭亮、向警予等相继被捕、遇难, 国民党报纸上连篇累牍杀共产党的报道。在井冈山上, 毛泽东十分牵挂杨开慧的安危, 他动员茅坪一个小店主吴福寿下山打听消息。吴福寿到

了长沙, 按地址没有找到杨开慧, 听到的却是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的消息。吴福寿上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毛泽东, 毛泽东信以为真, 悲痛万分。

而事实是, 敌人来板仓捉拿杨开慧, 但杨开慧提前得到消息躲了起来, 在当地群众掩护下化险为夷。为了更好地保护杨开慧, 当地群众刻意四下传播杨开慧已死, 用以迷惑敌人视听。吴福寿并没有了解到实情。

1929 年以后, 杨开慧在板仓的处境越来越危险。她在 3 月 7 日的《国民日报》上看到朱德妻子萧奎联(伍若兰的化名)被杀后被挂头示众的消息, 既震惊又愤怒。她对自己的前景很是忧虑, 总觉得死亡如影随形。她把与毛泽东联系上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堂弟杨开明身上。杨开明, 即信中所称“一弟”, 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 1927 年 5 月马日事变后一直在安源工作, 帮助组建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武装。1928 年 6 月湖南省委迁到安源后, 被任命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, 并被派往井冈山工作。1929 年 1 月, 杨开明由井冈山到上海, 代表红四军前委向中共中央汇报。3 月, 杨开慧从亲戚那里得知杨开明到上海, 立即提笔给他写信。

信中, 她流露出作为女人软弱的一面, “我是一个弱者仍然是一个弱者! 好像永远都不能强悍起来。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, 我颤抖而寂寞”。她把能联系上的亲人一弟、仁、秀当成最后的依傍, “仁”、“秀”指的是杨开慧的堂妹杨开仁和杨开秀。同时, 她又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女子的坚定和勇敢: “说到死, 本来, 我并不惧怕, 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。”当真切感到死神接近时, 她最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 3 个孩子。此时岸英 7 岁, 岸青 6 岁, 最小的岸龙才 2 岁, 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, 已改为杨姓。杨开慧无法想象, 3 个这么小的孩子找不到父亲又失去母亲将是多么孤苦无依! 尽管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, 作为叔父, 会给孩子们一些照顾(毛泽民当时在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, 不时为失去生活来源的杨开慧母子寄些钱), 可是在这样血腥动荡的环境下, 一个叔父的爱怎能为孩子们抵挡“狂风骤雨的侵袭”, 杨开慧请求开明、开仁、开秀等能在自己身后给予孩子们更多的爱护。她为弱小孩子的命运揪着心, 她的语言万分恳切: “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, 好像自死神那里飞起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, 把我缠着, 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!”

当时形势极为险恶, 杨开慧收信和寄信都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, 她写好这封“遗嘱样的信”, 却无法寄出, 只好藏匿在故居老宅的墙缝中。

1929 年 1 月后, 毛泽东离开井冈山, 转战赣南、闽西。他后来得到杨开慧还活着的消息, 于 11 月写信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, 说“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”, 并询问杨开慧的通信地址。但是, 在转战途中与受敌人严密监控的板仓联系谈何容易! 他们

还是没有联系上。

日子在思念中一天天过去, 杨开慧强忍内心的苦楚, 陪伴母亲, 照料 3 个孩子, 同时参加当地党组织会议, 坚持做革命的宣传工作。她预料中的不幸终于在 1930 年 10 月 24 日降临。这天凌晨, 国民党“清乡”团将板仓屋场团团围住, 杨开慧在家中被捕。敌人连保姆和孩子也不放过, 把杨开慧、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一起押到长沙警备司令部。

带着孩子坐牢, 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多么大的折磨!

毛岸英小小年纪看到妈妈受苦伤心痛哭, 杨开慧对儿子说: “学会坚强, 永生永世跟党走革命。妈妈永远爱你的爸爸, 长大后你要听爸爸的话, 要心疼他, 孝顺他。你是哥哥要照顾好弟弟们……”

何键听了叛徒任卓宣(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)的建议“杨开慧如能自首, 胜过千万人自首”, 表示只要杨开慧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。但杨开慧坚贞不屈, 何键对她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1930 年 11 月 14 日, 杨开慧从容走向刑场, 英勇就义于浏阳门外识字岭, 年仅 29 岁。一个多月后, 噩耗传到瑞金。毛泽东极度悲伤, 强抑内心悲痛, 挥笔致函杨老夫人及杨开慧的亲属, 沉痛地表示: “开慧之死, 百身莫赎”, 并寄款为杨开慧修墓立碑。

杨开慧被杀害后 10 多天, 毛岸英被舅舅杨开智从监狱接回。为了避免再被迫害, 毛岸英与两个弟弟被送到上海, 由叔父毛泽民安排进了“大同幼稚园”。后来, 上海的党组织遭到破坏, 岸龙夭折, 岸英、岸青流落街头, 过了很长一段“三毛”式的生活。

1950 年, 毛泽东在见到杨开慧的堂妹时, 满怀深情地赞扬说: “你霞姐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, 很难得!”在见到他们当年的保姆陈玉英时,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杨开慧被捕的经过和狱中情况, 并说: “开慧是个好人哩! 岸英是个好伢子哩! 革命胜利来之不易, 我家就牺牲了 6 个, 有的全家都牺牲了。”1957 年, 毛泽东接到杨开慧的同窗好友李淑一怀念柳直荀烈士的一首词后, 当即和了一首词, 词曰: “我失骄杨君失柳,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。问讯吴刚何所有, 吴刚捧出桂花酒。寂寞嫦娥舒广袖,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。忽报人间曾伏虎, 泪飞顿作倾盆雨。”这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无限思念和深情礼赞。

1962 年, 当友人章士钊请教毛泽东该词中“骄杨”作何解释时, 毛泽东说: “女子革命而丧其元(头), 焉得不骄?”当我们重读这封托孤信的时候, 就能够深深理解“骄杨”的含义。那美丽面容上流露出的坚定沉静气质, 那柔弱身躯里迸发出的强大精神力量, 永远令人敬佩、怀念。

据新华网

古代也有口香糖:

## 汉恒帝为口臭老臣赐丁香

古人由于缺乏科学的口腔保健知识和有效方法, 口腔清洁不够彻底, 有时肠胃消化不良, 以致口臭。而如何去口臭, 古人也有很多妙方, 最主要的一个方子, 就是口衔“鸡舌香”。

因为“花实丛生, 其中心最大者为鸡舌, 击破有顺理而解为两向, 如鸡舌”而得名的“鸡舌香”, 便是丁香。这味因为花筒细长、形状像钉子(古时亦将“钉”写作“丁”)、有着浓郁香气而得名的古老草药, 是化解口臭尴尬的良药。它健胃消胀、促进排气的功效可以压住因胃火上升或牙周炎等疾病引发的呃逆、反胃与口气不佳, 抑制细菌及微生物滋长, 还能减轻上呼吸道感染症状, 增加身体的抗菌能力。

相传东汉恒帝年间, 有个老臣子叫刁存, 口臭很厉害。每当他向皇帝奏事, 皇帝都皱着眉头, 直至忍无可忍, 便赐了一样东西给他, 命他含到嘴里。刁存不知何物, 惶恐中只好遵命, 入口后又觉得味辛辣刺口, 以为是皇帝赐死的毒药, 不敢下咽。退朝后, 匆忙回家与家人诀别, 恰好有同僚来访, 感觉此事稀奇, 便让刁存把“毒物”吐出。吐出之后, 便闻到一股浓郁芳香, 口臭已然不觉。原来所谓“毒物”, 乃名贵的“鸡舌香”。而后, 朝廷官员见面皇帝时口含丁香便成为一时风气。

所以, 大约也是从中国汉代开始, 百官在皇帝面前奏事或回答问题, 嘴里都含嚼丁香, 以免给皇帝留下不好的印象, 影响仕途。北宋科学家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中也有记载: “三省故事郎口含鸡舌香, 欲奏其事, 对答其气芬芳。此正谓丁香治口气, 至今方书为然。”可见, 含丁香治口臭, 不仅源远流长, 而且方法极类似于现在的嚼口香糖。

相传唐代诗人宋之问在武则天掌权时期曾充任文学侍从, 他自恃仪表堂堂, 又满腹诗文, 理应受到武则天的重用。可武则天却一直对他避而远之。他百思不得其解, 于是写了一首诗呈给武则天以期得到重视。谁知武则天读后对一近臣说, 宋卿哪方面都不错, 就是不知道自己口臭的毛病。宋之问得知后羞愧无比。从那以后, 人们就经常看见他口含丁香以解其臭。

想那古代官员们, 一边毕恭毕敬地上朝奏事或听差, 一边勤勤恳恳地含嚼丁香, 也真是一道有趣的风景。而“口衔丁香”, 也慢慢演变成在朝为官的意思。

收录魏武帝曹操、魏文帝曹丕、陈思王曹植三人文章选集的《三曹集》里就有曹操曾借赠送丁香给诸葛亮, 表达想与其共事之意的记载。他曾给诸葛亮写过“今奉鸡舌香五斤, 以表微意”的信。虽然据说诸葛亮也有口臭, 但曹操此举绝不是想讽刺诸葛亮, 而是想笼络他为己所用。

唐代刘禹锡在被贬为郎州司马后曾作诗《早春对雪奉涪州元郎中》, 其中有句“新恩共理犬牙地, 昨日同含鸡舌香”, 更是明白白地用口衔丁香一事表达共事于朝廷的意思。

到明清之后, 口含丁香避口气、增芳香, 已成为朝臣和士大夫们的日常之事。文人雅士以丁香赠友, 也成为常见礼节。

据人民网